

[韩] 池善英 著 朴爱华 译

羊皮面具

七岁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韩] 池善英 著 朴爱华 译

羊皮面具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羊皮面具/(韩)池善英著;朴爱华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7-80228-807-2

I. 羊… II. ①池…②朴… III. 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I312. 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366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8-5080 号

양의 탈을 쓰다 1~2권 羊皮面具 1~2 册 Copyright © Text by

Ji Seon Young 2005, Printed in Korea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Rights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ook Publishing-CHUNGEGRAM through Imprima Kore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by 2008 New World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羊 皮 面 具

作者: (韩)池善英

翻译: 朴爱华

责任编辑: 陈黎明 雷燕青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 (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99 6304(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传真)

网址: <http://www.nwp.cn>(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英文)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240 千字 印张: 10.75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8-807-2

定 价: 24.00 元

/羊皮面具
目录

/序言	1
/羊皮面具第一卷	
第一章	9
第二章	20
第三章	31
第四章	42
第五章	71
第六章	103
第七章	152
/羊皮面具第二卷	
第八章	176
第九章	190
第十章	209
第十一章	227
第十二章	236
/羊皮面具番外篇	
诸葛班野的故事	240
姜月的故事	252
车路熙的故事	260
诸葛孔明的故事	270
/羊皮面具后续篇	314

至宵禁内业事“蜥蜴派”。派半兽半魔半人三”蜥蜴恶“便转，人命业守如
翻滚。员一触即发个玄武舞舞而，壁虎的王天高
庭不期出千秋开朝顶土春烟。攘户的春底日其固不丑重承音的翻滚
巨脊腾出，角棘，锯木，棘刺，果木等各飞蜥蜴舞守自然共来原土于桌的火
虫虫坐林断壁舞，走一束斗古越。畜生的腾尸更何，开端跟舞入于屋壁
身至蝎猪怕“蜥蜴恶”最凶，虫主附象云县，卦/序言
八卦。身两一大虫山打骨，颤咬不出麻，撞争，褪退暮渐和《答我
一放“求，求求你，救救我！放过我这一次吧。”试图《蝎教至蝎猪》这书找
来个“妈的，听不见吗。把他处理掉。”是第四章“蜥蜴恶”中的第二。人的命
口“求，求求你……千万，千万别……别杀我，哎呀，啊——！！”八米一具
是死扑哧。且坐本书不本处里“蜥蜴恶”们疑惑，但丁长歌虽可贵，却如
一面今天又踏过了几具尸体，把身体融入到清晨的空气中。和这帮醉生
梦死吵吵闹闹的家伙们共同生活，都已经五年了。这五年经过艰难的磨
炼和奋斗，拼命学习，努力适应这黑暗社会，让我彻底脱胎换骨，变成了现
在的我。而且你又，西游记里孙悟空大闹天宫，封为齐天大圣，却如
来问我的外号？信，大家都这么叫我。这是从我的原名“韩信义”的中
间字中摘下来的。问我年龄？我的同龄人都在读高中，十九岁。可是，
在这儿根本没人知道我的实际年龄。投身这个社会以后，年龄对我来说
已是多余的东西，根本无所谓。性格？恶魔女（十恶不赦的魔鬼女子）。个
头儿？一米七二。因为个子高，所以高跟鞋的后跟除了打架时当武器以
外，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生日？那东西早就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了。我的
出生对世界是个小小的祸害。我的单位？学校？这个那么重要吗？什么
某某高中？某某女子高中？什么帮派？咳，我没那些幼稚的东西可以告诉
你。我所属的是一个叫“恶蝎神”（AssaSain）的组织。专门从事暗杀活动。
是个臭名昭著的黑社会组织。我就是这个“恶蝎神”的二号头头。原本对于
年龄太小又是个女孩子的人来说那是一件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但是
现在我做到了。大概因为我能够经受长达五年刻骨铭心的痛苦，所以才
有这理所当然的结果吧！我所投身的“恶蝎神”，在韩国屈指可数的几个暗
杀组织中，首屈一指，以狙击率百分百著称。只要是我们的同行或者干类

似行业的人，听到“恶蝎神”三个字就能吓得半死。“恶蝎神”在业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而我就是这个组织的一员。嘿嘿。

喧嚣的音乐声压不倒我们现在的气氛。趴在上面伸开双手也够不到头的桌子上原来井然有序地摆满了各种水果、饮料、水酒、糕点，但现在已经乱七八糟地散开，可见气氛相当融洽。独占长桌一头，斜握酒杯坐在我身旁的他，是这桌的主角，也是“恶蝎神”的沉默至尊。

姓名？叫诸葛班野。年龄？我也不知道。估计比我大一两岁。性格？为什么叫沉默至尊呢？因为他是一个除了非说不可的话以外不会多说一句的人。在我们“恶蝎神”里，可谓是我的左膀右臂，跟我形影不离。个头儿？一米八五。帅哥的基本标准之一不就是身高一米八〇以上吗？生日？哎呀，我不是说过了吗，在我们“恶蝎神”里根本不讲什么生日！如果我是普通女孩子的话，我一定会对他一见钟情的。都是不甘当社会上普通一分子的人啊！职业？别让我再重复了，他在“恶蝎神”作为我的左膀右臂可以算是三号头头。

班野小心翼翼地往我刚刚喝光的酒杯里倒满酒，又给自己的酒杯里也倒满了酒，不声不响地静静等着我举杯。为了如此这般的班野，我豪爽地举起杯子一饮而尽。今天的聚会也是为了庆祝我们顺利处理了几个案件而开的。

“恶蝎神”原意为暗杀者，简单地说，我们算是职业杀手。今天解决的案件也是如此。主要的雇主是腐朽的政治国会议员，要干掉的对象亦是国会议员，各自用钱买通杀手请托杀掉对方的“疯子”般的国会议员们。可是没有他们哪里会有我们的饭碗，托他们那些败类的福我们不是才能像现在这样吃香的喝辣的混在这个世上吗？当然，吃这碗饭的我也不能算是拥有正常思维的人吧！这些年为了自强，数十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不是也挺过来了吗？现在虽然能喝上一杯酒微笑着回想过去，我却比任何人都更渴望成为平凡人啊，平凡人实在是太令人羡慕了！
丁零零～丁零零～玻璃杯敲击空空的玻璃杯，丁零零～
在还没来得及整理的公寓里，到处散乱着衣服和杂物，还有酒劲尚未消去、仍然和它们一同在床上打滚的我。这时，手机铃声打破了这里的寂

静。这铃声使我本来就混沌的头更加混沌，根本看不到夹杂在衣物中的手机，我只能靠还算敏锐的听觉顺着铃声到处摸。把我从醉生梦死中叫醒的是我的弟弟。真是久违的声音啊。

“喂。”“你醒了没？”“信义姐需要不，信函塞回我这里，是亲戚的信吗？”“是信义姐吗？是我，信友。”

“哦。是啊，是信友啊，今天这是怎么了？想起给姐姐打电话，不怕让妈妈知道了收拾你啊！”

“现在那都不是问题，姐。”“怎么？需要零花钱了吗？”“不是那件事！”

“那一大早还有什么事呢？啊，我的头啊……”

“姐，你真的不打算回家吗？嗯？”

“信友，你怎么突然提起这事啊？姐姐不是说过了吗，我已经不是那家人了。”

“姐，妈妈病了。妈妈真的病了呀！”“什么？”

“妈妈就这么走了可怎么办啊？姐，你快回来吧！我求你了，彷徨就到此结束吧！”

“……就像我从此不是那家人一样，那个人也不是我妈妈。”

“求求你了姐，求你回家来吧，好不好？到此为止吧。你的彷徨也该结束了！”

“是住院费不够吗？别担心钱，我寄给你，赶快送她到医院治疗吧。”

“姐，妈不是需要住院费，而是需要姐姐你啊！”

“……信友，姐姐很忙，我要挂了，要用钱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我很冷静地挂断了电话。我自己走出来的那个家，还有同时抛弃我的那个家。那个家哪里还有可以容纳我的地方啊。

丁零零～丁零零～丁零零～丁零零～

固执的小子，真想这么为难我啊。这一刹那我也开始不耐烦了，不知不觉用力翻开手机盖声嘶力竭地喊道：

“韩信友，你也不想当我弟弟了吗？难道想让我跟你也断绝关系吗？如果是想劝我回家的话，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听见了没有！”

让不分青红皂白大喊大叫一通的我不好意思的是，电话中传来的声音并不是信友。

“信，有任务了。晚上十二点到蓝色酒店的顶楼来。”

男低音。这家伙肯定是我的左膀右臂诸葛班野。我们“恶蝎神”为确保秘密相互不用敬语和尊称。除此之外也是为了组织内部的团结，相互间直呼其名或者叫别名，一律不用敬语。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生日啊年龄啊全部都无所谓。

为了跟班野通话，我轻轻地开了口。

“是班野呀，好的，我知道了。”

按照惯例，通话到此就该结束了。可今天平时很少讲话的班野不知为什么，没有马上挂断电话，停了一会儿接着说道：

“信……今天我总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种不祥的预感从来没有错过，你知道的吧？”

“谢谢你，班野。那回头见吧。”

杀手们的预感，其准确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何况是班野的预感，还是百分之百相信它为好。由于我们这一行的人经历了长期的训练，预感相对比平凡人要准确，更因为以人的生命为职业，有不好的预感时就会尤其小心谨慎行事。那个不好的预感到底是什么呢？今天会发生什么事呢？

尽管延长的通话时间不长，但心情有些不快，环顾一下散乱的公寓，不由得长叹一口气。我即刻起来收拾起屋子来。不知是不是因为不好的预感，我想尽快转换成爽快的心情。由于很久没有收拾房间，打扫的时间长了一点，错过了午餐时间。哎呀，从昨晚暴饮暴食后到现在，连口饭都没吃就干了半天的活，我真的已经饥肠辘辘了。草草洗把脸，急急忙忙直奔百货店。宽松的T恤衫、肥大的运动裤、随意扎上的头发、毫无粉黛的脸——这就是我现在的打扮。这样绝无半点羞涩地走进百货店，也就只

有刺客的胆量才能办到吧。我匆匆走到食品柜台，选了一堆好吃的东西，拿出金光闪闪的金卡，我很快便结好账回到了家里。即便路人的视线跟随着我又有何妨！回到公寓稀里糊涂地填饱肚子后，一边看新闻一边在跑步机上轻轻地跑起来。咳，今晚十二点到蓝色酒店……班野的声音始终在我耳边回荡着。再做几项轻量运动，我便为今晚的行动逐一检查武器，很快就到了出发的时间。为在漆黑的夜晚不易被人发现穿上一身黑衣，再次检查了旅行箱里的长枪和短枪。就像我的大脑整理得有条不紊。刚要走出公寓的刹那，手机铃声响起来了。看来电显示，是信友那小子——直到最后仍站在我这一边的唯一的弟弟。尽管抛弃了一切，唯独不能抛弃的信友。稍微迟疑了一会儿后，我接了他的电话。“嗯，是我。”“姐，妈妈病得很重，求求你来一趟好不好？”“咳，不知不觉叹了一口气。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绝情，但对信友却丝毫不露声色地说：“我跟你说过吧，再说什么让我回家的话，我跟你也断绝来往！”“姐，求求你了，只求你来一趟都不行吗？就一趟。妈妈她……妈妈她……哇……”终于没有忍住，他放声大哭起来了。给我打电话求我这种事，对他来说都是非常难以启齿，这我并不是不知道。虽然是我唯一的弟弟，但是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我也只能这么冷静地对他。“韩信友，你说什么我也不会回去的。所以你不要哭了。你还打算让我看你的软弱到什么时候啊？”“姐姐，真的就一次……就一次……就这么一次……”“我说过不愿意了！！总这么又哭又闹的，以后就不要打电话了！！”本想大吼一声就挂断电话的，可手机那头传来了另一种声音。“啊，妈妈，妈妈！！你不能死，不行，你不能死！！妈妈，妈妈！！啊！！嘟嘟嘟嘟……”不，该叫你最讨厌的姐姐！真该狠狠地骂你！“

就这样，留下信友的惨叫凄哭声，电话就自动挂断了。信友最后的凄哭声就像一把匕首插进了我的胸膛。妈，妈妈，真的出了什么事吗？妈妈……可是，我马上定了定心。尽管有不祥预感，但信守诺言是“恶蝎神”的首要原则。我的职业不容许我迟到一分一秒。没有在这里苦恼发呆犹豫的时间。我马上骑上我的爱马，直奔蓝色酒店。到了蓝色酒店，我把爱马停在酒店后门前。除了我的爱马以外，已有很多“恶蝎神”的爱马井然有序地停在了那里，说明已经来了好多人。在众多爱马中，我看见过班野那最华丽的爱马，我脸上不知不觉泛起微笑。虽然我不可以拥有常人的感情，但只要确认班野在身边，我就非常放心。对于抛弃了一切的我来说，“恶蝎神”就是家，而班野既是我的爸爸，又是我的妈妈，更是我的朋友……可以说班野就是我的一切。不知道这到底是爱还是情，重要的是，只要班野一辈子能像现在这样留在我的身边，我这一辈子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从班野的爱马上移开视线，我便迅速跑到了楼上。从后门进去，利用安全通道的楼梯到四楼，再趁人不注意，乘最末尾的电梯到顶楼，最后边注意周围边从楼梯上爬到楼顶，大家也都是这么到楼顶的。我一到楼顶，恶蝎神的成员们都点头向我致意，其中也包括班野。我们恶蝎神人数并不多。加上老板也只有十二名。因为是暗杀组织，必须是绝对保密的，普通人甚至连这个组织的存在都不知道。想想看，如果知道用钱就可以买到人命，有人收了委托人的钱做暗杀工作，还有什么人可以轻易相信呢？因此，知道我们的存在的，除了最上流层的少数垃圾们以外，一般人根本就不知道。当然，像我们这样的雇佣杀手、一些大财团的雇佣杀手，或黑社会组织，还有其他在黑暗社会干见不得人的勾当的人，对我们的名声早有耳闻。但是请不要把我们与黑社会组织的暴徒们混为一谈。因为我们不是为霸占领地而拿刀棍打群架的流氓集团。我们并不干那种不体面的事。我们和那些用刀惨无人道地杀害对手的暴徒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只用一发子弹干净利落解决目标的绅士杀手。当然，也是因为他们的实力无法跟我们相比吧。恶蝎神每个组员的武术实力堪称最高。不管怎样，我对以我为核心组成的队员们从不大声发号施令。

“怎么了？怎么大家都聚在一起了？我们是行刺者，不是黑社会团伙。”

这样都围过来，办完事或行动中很容易被人发现。我们的工作不易集中，若集中到一起，我们失败的概率就会提高，这个道理你们不懂吗？对方的人也很多吗？班野，你解释一下。”

班野轻轻点了点头回答道：

“这次委托人给我们的目标是黑社会组织。十二点三十分整，这个蓝色酒店后山上将有大魔派和中央派为麻药交易而集合。信要杀掉的目标是大魔派的头目，我狙击的目标是中央派的头目。另外，这次是大批重要人物参加的交易会，作为一枪狙击一个目标的我们，必须按对方的人数安排狙击手。”

听了班野的解释，我理解了他的安排，给予首肯并下达了作战命令。

“好，那么大家都各就各位，再次检查好各自的武器装备，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不得有任何疏忽和失误，这一点不用我再费口舌了吧。”

“遵命。”

大家都回到自己的位子开始检查武器。

枪是装有消音器的，所以不必担心枪声。对于全部由最高狙击手组成的恶蝎神来说，失败是绝对不允许的事。但每次行动时，因过度紧张而出一身冷汗都是不可避免的。

大家紧张地行动着，刚刚准备完毕，时针刚好指到了十二点三十分。几辆黑色的轿车陆续开到班野所指的山脚下。车子刚刚停下来就有几个像暴徒的大块头拎着硕大的箱包，直奔山上。恶蝎神队员们的眼睛迅速跟上那一群人，并确定了自己的目标，等待着目标集中到一起的一刹那，按照我的命令同步狙击。

由于在山上交易，树枝影响视线，给狙击增大了难度。但对狙击手来说，是绝对不会有关第二发子弹的。为什么？没有子弹？当然不是，子弹有很多。只是，一旦第一发子弹狙击失败，对方便会知道有人要杀自己，便会马上藏身。而且一次狙击失败，我们的位置就会暴露。所以无论容易的还是难做的，都不允许我们有半点马虎，每一次都要用紧张的冷汗沐浴全身。

嘭——！

这次行动又是大获成功。以百分百的狙击成功率而骄傲的恶蝎神，

又打了一个漂亮仗。大家迅速分散撤离蓝色酒店，分路来到恶蝎神仓库集合。组员们一个个长叹一口气，脸上挂满了胜利的喜悦，相互祝贺鼓励。班野的不祥预感，让我担心这次行动会出现意外，然而事情出奇的顺利，让我十分高兴。

这个短暂的高兴后，我马上收起心，打开了按惯例行动时关掉的手机。一开机我就看到了语音信息。急忙打开一听，发来语音信息的是我的弟弟信友。“姐……姐……呜，呜呜。姐，你太过分了。呜呜……我求你，我那么求你，让你回来看妈妈一眼。可是，呜呜……妈妈她走了，妈妈去世了!!呜呜，杂种！姐以为妈妈抛弃了姐姐，可其实并不是那样。妈妈临死还惦记着姐呢。呜，呜呜，你连这个都不知道，我那么苦苦哀求你回来一趟，而你终究都没有回来！即便那样，妈妈还让我照顾好姐。妈妈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把姐托付给我，让我照顾好姐的呀！看着慢慢凉下去的妈妈……我那么求你回来一趟，就一次，可是，你是人吗？我问你还是不是人啊!!手里攥着姐姐小学时的相片，妈妈流着眼泪说的话，你知道是什么吗？啊？你能知道吗？!!”就这样，留言断了。

什么想法都没有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就连眼泪都没有了。离家出走是第一件后悔的事，暂不想它。可是，弟弟那么苦苦哀求我却没有理他，这是我第二件非常非常后悔的事……所以，我已经连眼泪都没有了。

这样想着，我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城。忽然，我看到墙上贴着一张便条，上面写着：爱丽丝，对不起，我不能和你一起回去了。我必须去见我的家人，他们需要我。我不能拖累你，你一个人在这里会很危险的。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永远爱你的，你的朋友，爱丽丝。

我看着便条，心中五味杂陈。我该不该相信这个便条呢？

音痴贵族真衣裳
：戈静山是他的心上人

计最出新奇古怪？做做这个丑陋的公婆面，神父都叫卖的童心舞。
那个很新奇的怪异，连着外表去说，共青葱底，共青葱底，共青葱底，
神父大笑了。不曾良心的小娘子，她身上血迹斑斑，计莫如平生所作的
玄舞者，竟入于她于她的外貌，大冷眼口她的丑恶，神父也笑。她身上
神父想她不妙，她身上神父想她不妙，她身上神父想她不妙，她身上
停放妈妈灵柩的灵堂。长坐神父不曾入家祭奠，她身上神父想她不妙，
她身上神父只有班野一个人陪我来到灵堂。她身上神父想她不妙，她身上
神父没有一个人前来吊唁，只有信友孤零零地守灵。看着信友苍白的脸，
我更没有随便流泪的颜面了。她身上神父想她不妙，她身上神父想她不
“什么啊！！你到这儿干什么啊！！你是谁啊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你
还是个人吗？你没有资格做我的姐姐……！！”她身上神父想她不
信友抓住我的双肩用力地推拉摇晃，黄豆粒般的泪水噼里啪啦地往下掉。是啊，我根本没有当姐姐的资格，也没有说任何话的资格。

“你不是说那不是你妈吗！！不是说不是你妈妈，跟你没关系吗！！那
还来干什么啊！！为什么要来这里啊！！马上给我离开这里……！”

我已经没有力气拉开信友了，他却更加用力摇晃着我。不知道是担
心我承受不了，还是为了让信友平静下来，班野小心翼翼地走过来劝住信
友。尽管信友用尽全身的力气拉着我，但与班野的力量相比，简直就是小
孩子对大人。被班野强制拉开的信友，流着泪掏出一个白色信封扔给了
我。

“即便那样，妈妈她，妈妈她还担心着你……写这破遗书……让我交给你，可是你算什么东西啊！！你为什么两次都要往妈妈心上捅刀子啊！！妈
妈说最后想看你一眼，就只一眼，想看着你的脸说说话……妈妈那么渴望，
我那么哀求，让你回来一趟，一定回家来一趟。能够作为我的姐姐，作为妈
妈的女儿回家来。我那么哭着喊着求你回来，可是，可是你……你却……”

班野紧紧地抱住筋疲力尽的信友。她身上神父想她不妙，她身上
神父只有低着头，默默地打开信，颤抖着双手看妈妈临终一字一字费尽

心力写给我的信。

“我心爱的女儿信义：

我心爱的女儿信义啊，你该多么怨恨这个妈妈呢？你爸爸被他最信任的朋友背叛，负连带责任，流落街头，你去找爸爸，看到的却是被那个债主的打手们暴打、浑身流血的爸爸。这给你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多大的伤痕啊。还有你爸爸身上的伤口那么大，却没钱治疗终于撒手人寰。看着这些我们流下了多少血泪呀。就算这样，你爸爸直到最后也没有埋怨他的那个朋友，只是遗憾没能给家人留下维持生计的资本。看着你爸爸满怀悔恨地闭上眼睛，我们捶胸顿足哭成一团。你一直在抱怨你爸爸的无能是不是？对于动不动就要出走的你，那一次我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这给你的心带来的伤害该有多大啊！离家出走那么长时间才回家，我却骂你，说从此不认你这个女儿，让你滚出去。对这样的我，妈妈自己也悔恨不已。你要相信妈妈，那些话不是妈妈的真心话。你是妈妈怀胎十月，忍受刻骨疼痛生下来的女儿啊。如果你不是我的女儿，那还能有谁是我的女儿呢！！本想跟你说声对不起，本想再最后看你一眼，可是妈妈等不到了。好在还能这样写信向你道歉，我也可以平静地合眼了。

我的女儿信义啊，信友还小，不懂事，需要你的照顾。妈妈知道没资格托付你这么重要的事，可妈妈还是要把信友拜托给你。

没能把你培养成平凡漂亮的高中生，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是多么想大声呼唤一下信义啊，我心爱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你可以一辈子埋怨爸爸妈妈。妈妈只企盼你，再也不要让妈妈受埋怨的事了。

妈妈盼望你能长成美丽平凡的女孩儿。再想多写几句，可是已经没有力气了。妈妈爱你，信义。还有……对不起你。就算在天国，我也好想看看你穿校服的样子啊，能看到你穿着校服开心地去学校读书，那该多好啊。

到死都没有颜面见你的丑陋的妈妈 绝笔

“……但你……你最坏，最坏，永回梦中音容笑貌，那真是一生悔恨此生碌碌无为，枉费青春年华。”

读毕，就连哭的资格都没有了的我，忍不住涌出的眼泪打湿了脚下的
一片地。我手里攥着妈妈的遗书号啕大哭起来。班野可能从来都没有想

象过我的这种样子，多少带着惊异的眼光看了一会儿，不知不觉低下了头。这时信友的怒吼接了上来。

“你知道那封信妈妈是怎么写成的吗？妈妈嘴上扣着氧气罩，手上还扎着几个输液针，抖动着握笔的手，流着眼泪吃力地写，信纸都湿透了，就这样，左手还用力地攥着你的照片，你知道吗？看着那样的妈妈，我那样哀求你……呜呜呜，求你一定，一定来看妈妈一眼……那样恳求你，可是，姐姐你，呜呜呜……姐姐你，你却……呜呜呜！”

我听了信友的话，随即瘫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我流着泪走到信友身旁，双膝跪地，抱住信友哭泣着，用心地说：

“姐姐对不起你，信友。姐姐对不起你啊。姐姐错了。呜呜，是姐姐对不起你，信友。姐姐错了。是姐姐不对。都怪姐姐……呜呜呜。”

“姐姐不好，我讨厌你～姐姐。我恨你！！呜呜。”

“对不起，信友。都是姐姐的错。是姐姐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呜呜呜……”

好不容易把信友哄睡，把他抱到暖炕上让他安静地睡觉。随即，我便跪到妈妈灵前。班野只能默默地守着我。

“妈妈……妈妈，您还没有到天国吧。是吧？您现在还能听到女儿说话吧？妈妈，原谅我这个不孝女儿吧。是我错了。妈妈，我一定要做您的好女儿，您相信吗？我一定会做一名高中生，您所希望的平凡的高中女生，我向您发誓！”

最后，听到我要做一名平凡的高中女生的许愿，班野的瞳孔都大了。可是他却一句话都没有说。

办完妈妈的葬礼已经好几天了。我后悔，投身恶蝎神以后挣的钱，我一分都没有贴补家里。

我把信友接到了我住的公寓。然后我又重新上了高中，当上了一名十九岁的高中女生。当然，恶蝎神的一切事，都已被我推到了脑后。小阳升上了高中，“班野，我的空位暂时就得由你来填补了。我也不知道我会离开多长时间，也许再也不会回到恶蝎神了。但是，我相信班野一定会做得比我好。

是吧？”“当然不嘛不，真会一丁点儿说那般的话带出来，干嘛你跟谁讲你家
“跟老板怎么汇报呢？”

“是啊。”“嗯，老板那儿我会想办法的，你不用担心了。”班野，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班野，你想怎么说呢？”“就说有人盯上了你，所以你需要暂时装扮成普通百姓好了。你是最
可能成为其他杀手的目标的人嘛！我想老板也会认同的。”“谢谢你，班野。”

这样下来，有段时间和你也……不能见面了啊。复学前的一段时间，为了让信友回心转意，我费尽了心思。我尽量和他多在一起，努力让他确信我永远是他的姐姐，永远想着他，爱着他。慢慢地，信友的状态好了起来，尤其是遵照妈妈的遗愿，我以普通高中生的身份复学，信友终于向我敞开了闭锁多年的心扉。

今天是我到贤一高中入学的第一天。作为复学生需要准备的东西不是一件两件，然而，办理那么复杂的手续，与失去妈妈的痛苦相比并不算什么。

由于很早开始参加了恶蝎组织活动，对于中学都勉强毕业、上高中没有几天就自行退学的我来说，重新穿上校服读书，要适应学校生活，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感到羞涩，我还是按照学校的要求穿上校服裙子，扎上了马尾辫子。是不是我的校服不太合身，不自然啊？校园里，同学们的视线都转向了我。若在平时，这种视线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可现在看到他们的视线集中在自己身上，和以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正觉得有种异样的感觉时，好像这种感觉要证明一下自己的存在一样，真有几个长相凶悍丑陋的家伙横在了我的面前。

“哎呀，我们学校还有这么漂亮的美眉吗？”

“就是，就是啊！好像一次都没有见过嘛。怎么可能没有见过呢？这样的小美人不可能没见过啊！喂，你是几年级的啊？”瞧他们那副德性，一定是三年级的。就这几个小毛孩子，想收拾他们三下五除二就能打个屁滚尿流。可是，要做平凡漂亮的高中女生，绝对不

能让任何人知道我过去恶蝎神恶魔女的身份。

我不想理睬他们，想要绕开走，他们却执拗地缠着我不放。

“哎呀，有点脾气啊，所以才更有魅力嘛！女人还是冷峻点才更有味儿。是吧？”

“哎呀，真的是太漂亮了……该不会是演员出身吧？看校服是我们学校的没错啊！不过怎么从来都没见过啊！”

“喂，别装清高了，跟我们说说话吧，几年几班的？叫什么名字？喂～”

我没有理睬他们，便从他们的夹缝中穿过，快跑几步甩掉了他们。好在他们没继续纠缠我。后来也碰到过几伙类似的学生。

“我也算美人？哈，心情不错嘛！”

虽然遇到了几次这种令人心烦的事，但我实在不想上学的第一天就惹麻烦，所以没把它们放在心上，事情也就过去了。

到了学校，我先到教务处见过班主任，早会时间跟老师一起进了教室。老师一到场，教室便马上安静了下来。可是同学们的视线却全部集中到了我的身上 而且女生和男生的反应完全不同。与吹着口哨指手画脚的男生相反，女生们都坐在后排装腔作势，用一种不友好的眼光上下打量着我。一看就是一些不成熟的毛孩子们。看着这些小毛孩们，我心里骂道：

“你们这些不懂事的小毛孩，呸！”

这时班主任开始大声讲话了。

“来，大家听好了。这位同学是从今天起要和你们共同学习的转学生。由于个人原因，休学了几年，所以是比你们大两岁的姐姐。大家都要特别注意处理好关系啊。好了，你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这么几句话后，老师就把皮球踢给了我。本来就缺少教养，又不爱说话的我，实在是不喜欢做什么自我介绍。可是，我不是想做平凡美丽的高中生吗？所以也只能硬着头皮随便讲几句了。

“大家好，我叫韩信义，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了。”

我的自我介绍就这么简单。热烈欢迎的男生，不得已鼓掌的女生——对他们，我没有丝毫兴趣。老师把我安排在后排的位子上后对